

叶 君 健 儿 童 文 学 作 品 集

• 翻 译 卷 •

拉比齐出走记



□ 中 国 妇 女 出 版 社 □

卷)

I8 32

叶君健儿童文学作品集·翻译卷

拉比齐出走记

叶君健 译

李保初 编

周 靖

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415843

ACM38/0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拉比齐出走记/叶君健译. —北京:中国妇女出版社. 1999. 1

(叶君健儿童文学作品集/李保初,周靖主编)

ISBN 7-80131-270-8

I. 拉… II. 叶… III. 儿童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世界
IV. I1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3801 号

拉比齐出走记

叶君健 译

主编:李保初 周靖

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

邮政编码:100010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

850×1168 1/32 9 印张 194 千字

1999 年 1 月北京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-5000 册

ISBN 7-80131-270-8/I·24

定价:11.50 元

编 者 的 话

叶君健先生是我国亿万儿童和他们的家长、老师所热爱、所熟悉的儿童文学作家、翻译家。他的文学成就和声誉不仅在国内、而且在国外也广为流传。他的作品有的曾轰动世界文坛，并拥有几十个国家的读者。

叶君健先生是名符其实的儿童文学作家。他既创作，又翻译，并有自己的儿童文学理论。在广大读者心目中，他所翻译的“安徒生童话”最受推崇，而这也确是他的倾心之作。当初，他为译《安徒生童话全集》，专门学会了丹麦语，直接采用丹麦文的权威版本，并参照英、法文的优秀译本，前后耗费数十年的心血。这套书成了我国儿童文学宝库中无可替代的翻译名著，而他本人因此于1988年荣获“丹麦国旗勋章奖”。他的儿童短篇小说，尤其是国外题材的短篇小说，也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作品，著名的女作家冰心甚至号召有这方面生活的作家“向叶君健同志看齐”。“文革”后，面对儿童文学的凋零空寂，他一方面撰文呼吁重视儿童文学的重建，另一方面身体力行，百忙中动手“再创作”希腊神话和国外民间故事。这些作品都脍炙人口，一印再印，成了少年儿童的宝贵精神食粮。

叶君健先生的儿童文学创作和译作，曾多次出版，并已印

过无数版次，但始终没能汇成全集在一起出版过。此次受叶老之托，我们汇编了这套《叶君健儿童文学作品集》，其出版工作亦经叶老指认，由中国妇女出版社承担。

在叶君健先生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，有关儿童文学方面的作品达三百万字之巨，收集起来确有难度，所幸在叶老及夫人苑茵先生和许多友人的关心和帮助下，终于完成了全部文集的汇编工作。为了帮助家长、教师理解有关创作情况（包括背景、成就、影响等）；也为了帮助小读者更好地读懂这些作品，我们还准备了几篇“代序”，分别附于各册之首，愿能起到助读的作用。

《叶君健儿童文学作品集》分为创作、翻译、评论三卷，共十一个分册。其内容如下：

创作卷包括四个分册，即《小仆人》（儿童小说、故事集）、《王子与渔夫》（改写的神话和民间故事集）、《雁南飞》（长篇童话）、《开垦者的命运》（儿童中篇小说，外一部中篇传记《鞋匠的儿子》）。

翻译卷包括六个分册，即《拉比齐出走记》（外国儿童散文、小说集）、《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》（外国童话故事集）、《安徒生童话全集》（一至四册）。

评论卷为一册，即《我与儿童文学》。

出版《叶君健儿童文学作品集》，无疑是我国儿童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。这些凝聚着作者的一生心血、曾经给我国几代少年儿童以巨大影响的作品，将会继续受到小读者们及老师、家长的欢迎。中国妇女出版社此举，是非常有眼光、有魄力的，相信他们不会辜负叶老的厚望，将全力以赴，把一套高水准的文

执著而辛勤的“盗火者” （代 序）

李保初

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忠于自己神圣使命的作家，都会关注儿童，关注人类的未来。这使我们想起鲁迅。他著述那么忙，需做的事那么多，但他还是腾出时间和精力，翻译了世界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品，如《爱罗先珂童话集》、《桃色的云》、《小约翰》、《表》、《小彼得》（许广平译，鲁迅校改）。每当重读他为这些作品写的“译者序”、“译后记”时，深深地为他的博大的爱和深长用心所感动，并油然而生敬佩之情。

叶君健先生为一部《安徒生童话全集》，用心用力数十载，精益求精，当做神圣的事来做，其精神、其成就，令世人瞩目。（关于这部名著的翻译，叶老在序文中作了详细介绍，本文就不再作评述）不仅如此，他还翻译过许多世界儿童文学名作，将各国的伟大的或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，将各类儿童文学的新品类新手法，通过他的中介性劳动，一一介绍到中国来。他的这方面的业绩及奉献精神，同样须认真总结、肯定与弘扬。

叶君健大量挑选、译介世界儿童文学名作是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。这是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的。当时，“文革”刚过，拨乱反正开始，被耽误的一代嗷嗷待哺；被荒芜了的文苑百废

待兴。冰心和他都曾忧心如焚，又写论文呼吁，又身体力行译作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。

正是这种心情的驱使和态度的确立，使他利用自己出国访问的机会，抓紧时间跑国外的图书馆和书店，同外国著名作家交流儿童文学创作的经验和体会，像“盗火者”一样，将各国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和作品介绍到国内来，以应“急需”，以解“燃眉之急”——其实也是在做长远的基础性工作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他这期间在这方面的主要翻译作品：有挪威当代著名作家埃格纳（有挪威的安徒生之称）的童话《朱童和朱重》、《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》及同名话剧，这部儿童剧生后在北欧、美国、日本、前苏联、东欧等地区和国家演出，盛况空前。由于叶君健的译介，这部剧在我国也早已上演；有南斯拉夫著名作家伊万娜·布尔里奇——马佐兰尼奇（她被称为“克罗地亚安徒生”）的《拉比齐出走记》，这部作品在南斯拉夫家喻户晓，早已改编为剧本，在舞台和电视上长演不衰；还有南斯拉夫埃·贝洛奇的《奇异的方块块》、爱娜·贝洛奇的《老房子三号》、勒奥波尔德·苏和杜尔干的《恐龙皮河》、勒奥波尔德·苏和杜尔干的《小裁缝丁姆的故事》和《小裁缝丁姆的新故事》，合成一集名为《南斯拉夫当代童话选》，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；南斯拉夫爱尔纳·斯达洛瓦斯尼克的《温暖的小河》收在另一个集子中；有肯尼亚依傍加和杜布林的《神奇的石头》，英国约翰·马克的《破匣子》和艾维玲·斯密斯的《牧猪人》（改编的剧本），加纳娜娜·阿杜马的《煤炉子和泥炉子》，匈牙利尤拉·伊里爱斯的《一个永远讲实话的牧羊人》，印地安人的民间故事《米卡布的海岛》，都收在《神奇的石头》一书中，由宁夏人

民出版社出版；有法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纳托尔·法郎士的儿童散文《一个孩子的宴会》(共19篇)，以这一书名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。此外，他还将丹麦当代著名作家和画家埃贡·马生著的《蓝眼睛的小咪咪》介绍到国内出版(译者为哥本哈根和奥斯陆大学的汉学讲师易德波女士，叶君健义务进行了校改)，并将样书和稿费全交给作者，以鼓励她从事汉语研究的信心。

仅从这些篇幅和这些数量，也可看出叶君健在历史紧要关头的几年间，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译介工作所做的重要而又重大的贡献。他努力实践了自己的承诺。

叶君健这一时期从事儿童文学翻译工作，有多方面的考虑，非常明确的目标，因此，他的译作成就也就有着鲜明的特色。这表现在：层次高，范围广。叶君健精通多种语言，在世界作家中有着许多朋友。他视野开阔，信息灵通，这就使他的翻译选材既广又严。如前所述，作家中好几位都是国际知名作家，还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，作品涉及几大洲的许多国家，又都是有世界性的声誉。体裁有童话、儿童剧、小说、散文、故事等。有的译自英文，有的译自法文，有的译自挪威文，有的译自丹麦文。这样的眼界、功力和手笔，在国内恐怕也只有叶君健一人。关键还不是能力和水平，而是对儿童和儿童文学有这份“心意”。比如他收集罕见的印第安人的民间故事，收集《朱童和朱重》和《拉比齐出走记》等的精美插图，介绍《蓝眼睛的小咪咪》的双美文画，介绍外国儿童文学汉语译本的出版等等。这也使我们想起了鲁迅，他不仅亲自翻译儿童文学名作，还多方帮助别人的译作出版，连插图和连环画都用心收集。我们首

先看重和珍视的是鲁迅与叶君健的这种精神。

其次，才是他们的译作本身。“洋为中用”，借鉴意识强。叶君健译介上述那些作品，都有着很强的某一方面的取镜意识。他既看重作家的知名度、影响，又看重作品本身的思想艺术性；既注意学习译作的内容和意义，又注意学习作品的表现方法；既要给我们的儿童提供多样性的有益读物，又要给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提供明确的借鉴（即学习什么），而且丝毫没有大作家的居高临下或自以为内行的态度，而是平易近人地实事求是地将自己也摆进去谈差距。这样看来，他的这些作品不仅有“文革”后填补儿童文学空白的价值，而且对发展我国的儿童文学的长远的参照意义。这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它们的“针对性”。叶君健翻译它们的当时及以前的好长一段时间，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是存在着一个痼疾的，这就是“成人化”。不仅让孩子们过早地参与成人的生活，成人的事，说些“老头儿活”，做些“英勇豪迈”的事，而且大量地充斥所谓“阶级斗争”的内容。以至孩子们遇到一个衣冠不整、样子不一般的人，就要联想起是否为“特务”或“阶级敌人”。这不是在教育孩子，说得严重一点，是在戕害孩子的心灵，尽管主要用意或许并不坏。叶君健在这些作品的说明和评价文字中，一再表明了下述观点：幼儿脱离了朦胧状态，就开始认识这个现实世界；世界上的一切东西，包括花鸟虫鱼、飞禽走兽，周围的人物活动，他们都感到新鲜，觉得有趣。儿童文学作家的任务是在这方面帮助他们认识世界，启发他们的想象，逐步把他们引进这个世界，使他们感到自己也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，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将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主人公。“社会问题那就是较后的事了。”他为

了纠正当时的错误创作观，多次与外国的儿童文学家讨论切磋，并且用作品来“现身说法”，如南斯拉夫当时是社会主义国家，那里新写作的童话却能走向西方，在英国、法国出了单行本，深受西方小读者的欢迎；而挪威的埃格纳应该是资产阶级作家吧，可他的童话剧却在前苏联和东欧的儿童舞台上走红，这还不说明问题吗？而我们呢？新中国成立后的儿童文学作品有几部具有这样的“跨国”性呢？这不是创作观念出了问题又是什么？叶君健当时不便明说，但他深深地感到这种制约，于是尽自己的努力来帮助我们的儿童文学走出误区，换一句话说：学习世界先进的东西，走改革开放之路。这一点，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来越证明其正确性、重要性。我们说的“借鉴意识强”，主要是指这一方面。

一切为了孩子，不计个人功利。有一次，我们问叶老：您那么忙，还收集、翻译儿童文学作品，不累吗？他只淡淡一笑，简短地说：“我做这事是非常快活的。”这话很平常，也很朴实。但它的背后却是爱——对孩子们的由衷的爱在起作用。花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国外儿童文学作家交流、讨论，到世界各地搜集适合于我国儿童阅读、有特殊翻译意义的作品，索来精美的插图和新的装帧版式，帮助国外汉学家在中国出版儿童书籍……这对一个有世界声誉的作家来说有什么“名利”可言？他“愉快”地从事这项工作，小而言之，是为了中国的儿童及其文学，大而言之，是为了人类的文明与未来，根本就没有计较任何自己的“功利”，就没有想对个人来说值得不值得的问题。这在老一代作家中，恐怕还不大需要特别指出和看重，因为就作家的素质而言，这些老作家，如茅盾（他为辅导青年作家做了

许多不计个人功利的事)、冰心(深入儿童生活写出中短篇小说)、张天翼、严文井、陈伯吹等,他们都不同程度地为中国的儿童文学事业默默地奉献,也都不会去追求个人的名与利。可在今天,这种精神就太稀薄了,这样的中青年作家就不是很多了。话只需说到这里,具体的对比我们就不愿意再做。毛泽东说: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。”我以为一个作家,一个儿童文学作家,如果缺少一点奉献精神,一点牺牲精神,实在是愧对自己的人民与读者,愧对自己的职业和称号。

话题还回到叶君健这一时期几种主要的儿童翻译作品上来。他选择的世界儿童文学,都是经过检验的优秀之作,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当代世界儿童文学的典范之作。比如埃格纳的《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》,首先是写成中篇童话,后改成剧本。这个剧本写的是成年人的事,其中也有三个孩子,这些人物则是以孩子的眼光去刻绘的,童话的气氛非常浓厚。其中有许多次要的角色,如作为三个强盗的保镖的狮子、会讲话的骆驼、顽固不化的驴子和能说会道而又善于唱歌的鹦鹉等,都是典型的童话形象。作品表现的主题是:把三个好吃懒做、不讲卫生、生活散漫、全身脏臭的强盗改造成为愿意工作、凭自己劳动吃饭的人。剧中的布景、音乐和歌唱都很美,烘托出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和氛围,不仅吸引孩子,也吸引成年人。据叶君健介绍:这个剧本不单是在儿童剧院演出,绝大多数的场合还是在成人的剧院演出。在北欧的几个国家中,首次上演它的差不多都是国家大剧院。在瑞典,“皇家歌剧院”都上演过它。它在这些剧院上演的次数也相当可观。挪威奥斯陆“国家大剧院”就演了300场。挪威的第二大城市贝尔根的“国家舞台剧院”也演出了

305场,甚至在只有十来万人口的冰岛的“国家剧院”它也被演出了118场。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演出的次数没有精确的统计,只有前东德有一个数字:135场。叶君健将它译介过来,在国内出版和上演,其意义自然非同一般。童话和童话剧该怎样贴近生活,贴近儿童,怎样使传统与现代相结合,教育与娱乐为一体,怎样在文字、插图、歌唱、舞美等方面和谐一致,相映生辉,这个剧都给了我们许多启示。叶君健的翻译用意,即在这个作品,也不全在这个作品,既在童话与童话剧,也不全在于文体形式本身,可以说,他考虑得很多、很深、很远。

叶君健对这一点的认识是正确的:儿童文学中的散文品类,长期以来几乎是创作中的最薄弱环节。建国以后的儿童文学,能像冰心的《寄小读者》那样脍炙人口,乐读不疲的几乎很难找。冰心这期间续写过《再寄小读者》、《三寄小读者》,其他作家也写过一些此类散文,但都限于游记,而且也远未蔚成气势。这里原因很多,主要的恐怕还是生活观察不够,童心较为欠缺。当然根本原因还是下功夫不够,重视不够。有鉴于此,叶君健在热情推荐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朗士的《一个孩子的宴会》的同时,还“抽空”精心为孩子们写散文,这种精神就正是我们欠缺的需要学习的。他的19篇散文也确实使我们的“小读者”与作家们耳目一新。法朗士写精短的儿童散文时,处处都揣摩和扣合儿童的心理,采用儿童的观察视角,他们的每个爱好,每次挫折,每一微妙的心理活动,或者每一调皮的行为动作,都充满了稚气,又充满认真。作家是在讲孩子们的想与做,但也不时加进自己的希望和告诫——这些都非常自然。读起来极为真实、亲切、有趣。这样的小作品,却体现了大手笔。的确为孩

子们所喜爱，也值得儿童作家思索与仿效。下面，我们摘录两篇散文中的部分内容来欣赏。

现在他就正在修饰他那匹高贵的栗红马。假如他不曾在—场战斗中失去了尾巴的话，他可以说是木马中的一颗珍珠，黑森林种马饲养场上的花朵。罗歇尔倒很想要知道，木马的尾巴是不是又可以重新长出来。罗歇尔在想象中按摩了一阵他的马儿以后，就喂给它们一些假想的燕麦。这是饲养这些木制的小马的正确方法。小孩子们就在梦乡里骑着这些木马驰骋。

.....

每个人心爱的马儿各自疯狂地沿着生活的道路奔驰；有的是为了光荣，有的是为了享受；许多在悬崖上跳过去，折断了他们骑手的脖子。我祝你幸运，小小的罗歇尔。我希望，当你长大成人以后，你能有两匹爱马来骑，好让他们把你带向正路：一匹的性格猛烈，另一匹的性格温和。他们都是高贵的马儿：一匹叫做“勇敢”，另一匹叫做“善良”。

《罗歇尔的种马》

今天米歇尔正在完成一件更具雄心的构图。它里面包括人物、船只和风车。他对这幅伟大的作品正在作最后的加工。他凝视着它：船只似乎是在水上滑行，风车的翼似乎是正在转动。他对自己感到很骄傲。他像一切真正的艺术家一样——也像上帝一样，对于自己的工作感到光荣。

但是他却忘记了他旁边地板上玩的一只小猫儿——它正在玩弄一卷线。米歇尔一离开这个房间，这个小动物

就会跳到桌子上，而且它只须用它的白爪子一推，就会把墨水瓶推翻到整张纸上。这样，米歇尔的杰作就会毁掉了。这位艺术家最初也就会变得垂头丧气，但是不久他就会重新画出另一张杰作，来补偿小猫和残酷的命运所造成的损失。天才就是这样从不幸中胜利出现的。

《艺术家》

前一篇中的两段，写的是孩子玩一匹断了尾巴的木马。他是那样以假为真，认真对待，一边精心喂养，轻轻抚摩，一边想象它是在战场上失去尾巴的，并盼望能“长”出来。多么有趣，多么天真，又多么合乎孩子的生活实际。接下去后面的一段，是叙述者（大人、作家）的想象、祝贺与希望，一下子换了视角，换了口气，写法也由实而虚，但很自然，很有可读性。结尾的教育意义既明确、单纯，又自自然然，水到渠成。真不愧是一篇很美丽很典型的儿童散文。后一篇中的那位小艺术家（画家），是那样专心致志，那样富有创造性，看到艺术创作的成就他感到骄傲，看到自己真“像”一个艺术家又觉得很光荣。但是事情不是一帆风顺的，“艺术家”忘了淘气的小猫，结果打翻的墨水毁掉了非凡的艺术成果，他不得不垂头丧气。可是不久又重新开始画另一张杰作。“天才就是这样从不幸中胜利出现的”，这一精彩的警句就在故事后面顺利出现了，轻轻松松地印在了孩子们心里。这样的构思，这样的叙述，这样的意境，这样的“画龙点睛”，不仅孩子喜欢，我们大人读来也很有情趣，当然我们会比孩子多一番思考。

《拉比齐出走记》，应该是一篇儿童小说，现实生活的成分多，幻想的成分少。这是一篇以故事引人，以情节取胜，以人

物可爱见长的作品，颇有点东方儿童小说的味道。拉比齐是不得已出走的，以他的出走为线索，故事不断扩展，人物逐渐增多，拉比齐忘了自己的处境和前途，干了许多救人急难的事。整个故事，悬念、伏笔、照应都安排得很巧妙，首尾呼应，天衣无缝。叶君健在这篇作品，“译后记”的这些评价是很中肯的：“读者在不知不觉之中就被引进故事中去，与书中人物共忧戚、同欢乐。作者的态度也平易近人，把读者当成朋友，以谈心的方式叙述故事，描写情节；在叙述的过程中，以微带幽默的笔调描绘人物的内心活动和场景，给故事赋予一些浪漫主义的色彩——虽然它也是写实的。但这个故事并不单是为了满足读者的欣赏趣味，同时也具有高度的教育意义。不过这种教育意义是通过上述的写作特点而渗透进读者心灵的，使人一点也不感觉到有说教的气味。联系我们的儿童小说创作，不能说作家太少，也不能说量很小，但像伊万娜这样的精致新奇、脍炙人口的作品实在是太少了。叶君健评介的这一篇，不仅丰富了高品味的儿童读物，而且从创作上来看，可资借鉴之处也是很多的。

前面我们提过，叶君健翻译一篇或一部作品，都有微观而又宏观的考虑。他除了选择格调品味高，被读者检验为优秀的这一标准之外，还根据我们的需要，侧重考虑写法、技巧的精湛和艺术的突破，如童话剧的创新、儿童散文的写法探索、传统儿童小说的特点等。再如南斯拉夫的当代童话，就有许多与“我们习惯了的儿童文学作品不尽相同”的地方。爱娜·贝洛奇的《老房子三号》，写的是市政厅要拆除黄色街的老房子三号，三次派工人去拆，三次都没拆成，最后只得把原决定取消。原因是什么呢？是一群孩子先于工人搬了进去，在里面布置、装

饰，认真地“过家家”——过起集体生活来了。由于他们的努力，结果表明“黄色街的整条街上只有那第三号房子最可爱。”没有一点夸饰，没有一点烘托，结果也没有什么点明题旨的话，但通篇特别新颖，写法不俗，而又很朴实。这类作品都有值得思考和借鉴的写作上的优势。

儿童文学“写什么”和“怎么写”，都需要吹进一些“新风”，这是发展和提高我们自己的儿童文学的需要。从这两方面来看，叶君健翻译的埃格纳的《朱童和朱重》也是很有启示意义的。题材可以说是很小，是很纯粹的儿童生活，主题也与政治思想无关。童话中的主人公——朱童和朱重，就是牙齿的敌人“蛀洞”和“蛀虫”的谐音。他们在孩子的牙齿上安居乐业，发展壮大，因为这孩子不讲卫生，不刷牙齿。后来是牙医的治疗和孩子有了刷牙的习惯，这两个“宝贝”才无容身之地，冲到水里去了，据说还要去找它们新处所。爱护牙齿，养成刷牙的好习惯，对孩子们来说，是很重要的问题。可是，与大量的写进文学作品中的题材相比，却又是小问题。作品写得非常形象，妙趣横生。孩子们看后，自然效果很好。从“写什么”来看，对我们写惯了“大题材”的儿童文学作家来说，是一个不小的启示；从“怎么写”来看，也很有可学之处。他的童话故事，不仅讲得娓娓动听，而且处理上也很有分寸。比如这两个虫子并没有处理死，而是从这个孩子的牙齿中被撵走，他们还要去找新安居乐业之所。这里没有暴力，也不残忍，孩子们读来很乐于接受，可以说毫无副作用。小朋友还可以联想到，如果自己不天天坚持刷牙，不讲究口腔卫生，这两个虫子就会到自己的牙齿中来“安家落户”了。这篇图文并茂的童话，真正

做到了生活化、趣味化、知识化，当然也可以说教育化。

叶君健在《会见埃格纳》一文中，语重心长地说过这么一段话：“的确，丹麦的名声是通过它的儿童文学作家安徒生传遍世界的；看来挪威也要通过埃格纳在人类的新生一代中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至于我们呢，现在似乎有必要对于惯常被认为是‘下脚料’的儿童文学采取更切合实际的看法。这也是我这次与埃格纳的交往所产生的另一点感想。”这就不仅表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明确看法，阐明了他自己的翻译、创作观，而且对我国的儿童文学作家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导向意义。